

SHERLOCK HOLMES

曲折的案件 严谨的推理 丰富的想象
还有比福尔摩斯探案更值得看的推理小说吗?

第一季

福尔摩斯与魔术大师
福尔摩斯与商场勒索案
福尔摩斯与恐怖球场案

新福尔摩斯 探案

(英) 威尔·安德鲁斯 (VAL ANDREWS)
J.M. 格雷森 (J.M. GREGSON)



SHERLOCK
HOLMES

新福尔摩斯
探案 第一季

(英) 威尔·安德鲁斯 (VAL ANDREWS)
J M 格雷森 (J M GREGSON)
艾 玛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福尔摩斯探案. 第1季 / (英) 安德鲁斯
(Val Andrews, J. M.), (英) 格雷森 (Gregson, J. M.) 著,
艾玛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2

书名原文: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houdini birthright
ISBN 978-7-5108-1882-0

I. ①新… II. ①安… ②格… ③艾… III. ①侦探小
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4965号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Houdini Birthright By Val Andrews
Sherlock Holmes And Holbom Emporium By Val Andrews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Frightened Golfer By J .M. Gregson
Copyright © 2012 BY Baker Street Studio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ker Street Studio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JIU ZHOU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8695

新福尔摩斯探案·第一季

作 者 (英) 威尔·安德鲁斯 JM 格雷森 著 艾玛 等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882-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魔术师奇案

壹

1

商场勒索案

壹

119

恐怖球场案

壹

199

魔术师奇案

(英) 威尔·安德鲁斯

一 侦探、法学家及魔法师

故事发生在1922年的夏天。那时，我在伦敦北区做兼职医生。我的朋友歌洛克·福尔摩斯在萨塞克斯海滨经营他的蜂场，闲暇时仍继续从事他那深不可测的哲学思考。此时，福尔摩斯已由一位家喻户晓的侦探变为一位温文尔雅的乡绅。我一直对他那貌似轻松的角色转换感到惊叹不已。在他退休的最初几年间，我还殷殷地期盼他最终将会重操旧业，一如既往、激动人心地展开侦破活动。然而，就像时间能愈合人们的丧亲之痛一样，在漫长的冬夜，我在壁炉前昏昏然打盹时，梦中的那些往事，福尔摩斯猛摇我的肩膀，他那辛辣的语调发出的忠告……，已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记忆。

当然，我们始终保持着接触。有时在他的乡村隐居地，有时他来伦敦，我们就在查瑞克劳斯大街的车站旅社共度周末。然后，一同前往辛普森饭店享用一顿美餐，或到艾伯特音乐厅聆听一场美妙的音乐，他总是翌日一早就登上南去的火车离去。然而，一两桩案例就足以唤醒他的好奇，把退休的生活撂在一旁，就像脱下一件舒适的斗篷，等做完事再重新披上。换句话说，光让他品尝一下饭菜的口味，是不能令他回到饭桌上的，他那侦探的天性，使得他非把一切都探究得水落石出才肯罢休。

有一次，在我极力的恳求下，他大力相助我的一位老校长、方



济会的洛克博士，解决了一桩麻烦事。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于伦敦警察厅侦缉处莱斯特雷德警官的力邀，他再度出山，调查一件扑朔迷离的案子。此案涉及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他在两千多人的注视之下，被人开枪刺杀。福尔摩斯还处理了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棘手案件，再次证明他仍宝刀未老。

刚才我有点走题了，现在得言归正传。在此，有一事要提及，我一直都无法忍受电话这个时髦的骚扰工具，它不但会响起令人惊恐万状的刺耳铃声，更为奇诡的是，还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说话声。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了，说话者带着浓重的美国口音，极难听懂，只听他问：“是华生医生吗？”我说：“是的。”他便放宽了心，接着说：“我是哈里·霍迪尼，我想与你的老同事歇洛克·福尔摩斯取得联系。因此我给他在贝克街的住址打过电话，但他好像不在城里。”

我答道：“亲爱的霍迪尼先生，我记得你。正如你刚才说的，福尔摩斯的确不在城里，这二十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外，自从1903年退休后，就到萨塞克斯郡养蜂去了。”我的一席话使他沉默了片刻，听筒里只听见他的喘息声，然后他大声说：“年轻人，看来我是太落伍了！真无法想象福尔摩斯会在乡村的养蜂场上聊度余生。医生，他还那么精明吗？我的意思……这老家伙仍然是机智过人吗？”当我使他确信福尔摩斯风采不减当年后，他说：“我已经五十岁了，但我尚未走下坡路，你也许听别人说起过。”我确实听别人说起过他，因为一拿起发行量极大、人人都翻阅的《泰晤士报》，就会看到霍迪尼的名字赫然醒目地登在头版重要新闻的位置上。比如，我最近听说，他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电影明星了。

听到福尔摩斯宝刀未老，霍迪尼似乎感到很宽慰，他说：“我就是来见他的，医生，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千里迢迢从美国来到这里，就是特地来向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帮助我的人请教。我念念不忘他救过我，尽管已时隔多年，请告诉我他在哪里，你刚才是说在萨塞克斯吗？”

“霍迪尼先生，”我说，“福尔摩斯信赖我，相信我能保护他的隐私，所以我必须得问清楚，你的事是否非常重要，是否能激起他的兴趣，使他与悠然恬静的退休生活暂作小别。”

这时，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更温和、轻柔，“医生，请允许我拜访你，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看过之后，你会决定让福尔摩斯介入此事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他，并约好见面的时间。

当天晚些时候，霍迪尼走进了我的书房。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只见他穿着一套价格不菲的西装，但皱巴巴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二十年不见，他发福了，头发稀疏花白，看上去似乎比以往更矮小。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医生，你愿见我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一定在忙着你的那些病人，当然还忙着你的写作。我知道你仍在用手中的素材，撰写你的老朋友歌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

“在美国你能买到《情节》这本杂志吗？”

“噢，当然能，我们每期都买。贝丝喜欢看这本杂志，所有与福尔摩斯冒险经历有关的最新报道，都是她讲给我听的。”

我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意思是那本杂志的编辑为了满足读者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不断地向我索取福尔摩斯破案的实例。过去还好说，因为手头上翔实可靠的材料很多，他退休后，就有点困难了，只能提供一些旧的案例，这些案例在过去曾设法瞒过了新闻界。当然还要提及一下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他根据我的笔记和日记中所记载的东西，编写了最后的大结局。

听到这里，霍迪尼的浓眉紧皱，“阿瑟爵士是我的好朋友，这也是我麻烦中的一部分。”他侧身坐在一张高背椅上，谢绝了我递给他 的雪利酒。福尔摩斯也会记得他有滴酒不沾的习惯。

“这样一位既有魅力又有造诣的绅士，怎么会给你带来麻烦呢？”我不禁张口问他。

“阿瑟爵士是一位慷慨大方之人，他的夫人则是位贤淑达礼的女士，我决不想说些不敬之词伤害他们。你要记住，当我第一次到英



国时，大约是1900年，阿瑟爵士和福尔摩斯先生是给予我最多帮助的人。当时，我是一个懵然无知的人，一门心思地想出人头地。阿瑟爵士利用自己的声望，说服了伦敦警察厅，为我提供了第一次越狱脱身的机会。福尔摩斯先生则帮助我，使此举大获成功。从此，我便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从那以后，柯南道尔夫妇一直是我的知心密友，实际上我们只在一个观点上有分歧。”

“那么，是什么方面的……”我问道。

“他是个热衷于招魂术的人，虔诚地相信逝者的亡灵可通过招魂者与生者互通信息。如果招魂术是一门宗教，我会表示敬意，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我怎样劝说，阿瑟爵士还是不明白，世上居心叵测的骗子大有人在。许多人都很容易上当受骗，往往把信念寄托在那些谋财生道的骗子身上。华生医生，我是个魔术师，对诈骗这一行知根知底，我知道怎样看穿一个人。每次招魂者举办的降神会我都参加了，一眼就发现这是个骗局，巫师必定从中谋利。阿瑟爵士与此事有牵连，就一般常理而言，对这种神秘的招魂之说，你也许会以为，他至少会像普通人一样持观望、怀疑的态度。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为告诫人们不要轻信那些‘具有特异功能’的骗子而奔走游说，而他却一直是最强烈抨击我的人。”

说实话，霍迪尼的故事并没有深深地吸引我，私下里，我已在暗暗思忖，推测此事可能会有怎样的结局，是否有必要让福尔摩斯插手介入此事。我用眼悄悄地瞟了瞟手表，他立即察觉到我的不耐烦。

“就讲到这里吧，医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就是金钱，现在就谈正题。十年前，我慈爱的母亲去世了，我无法面对这一事实，陷入悲痛不能自拔的境地。以后的几年里，我孜孜不倦地查询，是否有与已故的亲人进行心灵对话的可能？我出席了一百多场招魂者举办的降神会之后，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巫师可分为两个范畴：一种是为了钱而唯利是图的骗子，我能识破他们所有的骗术，揭穿他们所玩弄的伎俩；另一种是忠厚老实的正人君子，他们

绝不是为钱，但又讲不出什么所以然。我曾揭露过许多类似的这种骗术。但在此之前，他们就已设法让阿瑟爵士对这种所谓真正特异功能的招魂术深信不疑。”

他的这番话，听起来很有趣。令我吃惊的是柯南道尔竟会如此地轻信他人。但有一件事要记住：阿瑟爵士和道尔夫人在1914年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失去了他们挚爱的儿子。纵然霍迪尼对这种骗术的指责确有道理，但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道尔夫妇对招魂术的执迷不悟会让这位矮小精悍的美国人如此烦恼。于是，我直言不讳地向他发问，要知道他只是个靠自学成才的人，而他的答复竟是意想不到的头头是道。

“事实上，要不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迥然不同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争执点。第一件事涉及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罗伯特·布莱克梭尼医生。他的妻子，玛丽亚·布莱克梭尼夫人，自称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巫师。道尔设法让我参加了她举办的一次招魂降神集会。医生，我对你说过，我见过很多骗子，但这个女人是最出色的，我能琢磨出她大部分的骗术，但还有一些没想明白。然而道尔夫妇却全盘接收，相信她的每一句话。如果伟大的霍迪尼无法把这一切向阿瑟爵士解释清楚，那怎样才能使他相信这个玛丽亚是一个江湖骗子呢！”

“你能肯定她是个骗子吗？你刚才说，她的一部分骗术，你仍没搞明白，不是吗？”

“她是个一流的骗子！”霍迪尼说。

“她会不会两者兼而有之，既真有与亡灵取得联系的特异功能，而为了使人信服，又施展一些骗技呢？”我问道。

“你的意思是……不，她是个骗子，我凭直觉意识到她是，但又无法证明这点。”

这时房间里悄然无声。自他走进书房后，我俩之间第一次缄默不语，令人感到很不自在。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似乎也不想再谈此事，尽管他是个很健谈的人。



最后，他说：“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难堪。医生，我会和盘向你托出的。几周前，阿瑟爵士和道尔夫人在美国巡回演讲。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位因写福尔摩斯而名声大噪的人是多么引人注目，（他这句话，我听了有些愤愤不平，我才是发现福尔摩斯的人，阿瑟·柯南道尔只不过把我日记本上潦草的文字，编写成平民大众都能看得懂的故事情节罢了）他此行的宗旨是为招魂术辩护。巡回演讲结束后，道尔夫妇到亚历山大城小憩，下榻在‘大使旅馆’非邀请我和贝丝前往。我们愉快地接受邀请，住在与他们毗邻的房间。我们四人在一起欢娱，大部分时光是在海滩散步，或游览名胜古迹。一天，阿瑟爵士对我说，他的夫人对自动写字非常痴迷。”

这种特殊的笔迹学，我不熟悉，所以就请他详细地解释一番。“好吧，医生，听我慢慢道来，”霍迪尼说，“桌上放着一张纸，巫师手中松弛地握着一支铅笔，停留在这张纸的上方，这时，幽灵或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开始起作用了，出现了一张写好的可读文字。我被请到他们的房间，观看一场演示，就我一人，没请贝丝。我不好拒绝，贝丝很疲倦，正不想进去。不管怎样，我很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这里，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请他快点讲下去。于是他接着说：“阿瑟爵士拉上了窗帘，道尔夫人坐在桌边，桌上放着铅笔和纸。他低下头在一边祈祷，并坚持要我也做。他握着妻子的手，像是在以这种方式激发她的活力。他要我闭上眼睛，直到听见轻轻的叩击声才能睁开。然后，我看见道尔夫人正在叩击桌上没有削开钝端的铅笔。医生，你不要误解，她并不是私下悄悄地叩击铅笔，试图诱骗我，让我认为是鬼魂借以与人交流的声音。不，全然不是。只见她坦然地敲击着铅笔，神色庄重肃穆，像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她声称，有种伟大的力量驱使她做如此动作。接下来，确有征兆表明铅笔在移动，是铅笔自己在动，而绝不是她让铅笔移动。她向上瞥了一眼，问上面是否有人，然后又轻轻叩击铅笔——要么是它自己发出的声音，响了三次。她说：这意味着‘有’。然后，她

又面朝上问道：‘霍迪尼先生的母亲在吗？’接着又说，我很久以来一直期冀能得到母亲在天之灵的一些消息或预兆，等等。突然，她握紧铅笔，把笔尖对着那张纸，画了一个十字，或正像她所说的，是铅笔自己画的。医生，跟你说，我差点被她用笔在纸上写字的那股凶神恶煞般的狠劲吓得惊骇万分。但她的双眼始终都是紧闭的。如此举动持续了三四分钟，她才戛然停笔，看上去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小憩片刻，她便让阿瑟爵士拉开窗帘，把这张纸递给我。我看到它上面写满了娟秀的笔迹，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我的一片深情。道尔夫人说，这是一个名叫西西莉亚·韦斯的人所作。西西莉亚·韦斯是我母亲婚后的名字。这些字句一眼就能看懂，大意是她在天国很快乐，正在为我日后与她团聚建造一所住处。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能与我取得联系，她感到非常兴奋和感激。医生，读完之后，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泣涕连连；当时我真的相信，现在也仍希望这的确是我母亲的夙愿。”

他的声音哽咽了，我以为他又要流泪，不由得心里动起怜悯之心，傻乎乎地说：“那么你就把它当成真的吧，这样就会好受些。”

他迅速恢复原状，说道：“医生，这事既可信，又可疑。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不是真的幽灵信息。我要是相信的话，就无法继续这场揭露那些装神弄鬼、渲染招魂术的骗子的斗争了，你是了解道尔夫妇的，他们确实是正人君子，根本不是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伺机抨击的那种人，我霍迪尼就要驳斥揭穿那些吹嘘自己能与死者对话的人。我不能，也不敢让自己有丝毫的疑虑。”

说毕，他把一张折叠整齐，很薄的蓝色信纸放在桌上。我展开纸张，看到信笺的上端印有一行饰章“亚历山大城大使饭店”，纸上布满了柯南道尔夫人秀丽的笔迹，内容正是刚才霍迪尼所讲述之词。

我搜索枯肠，苦思冥想，困扰霍迪尼的好像不仅仅是这事，可能有更为蹊跷的难言之隐。这个粗壮结实，喜欢自吹自擂的美国艺人，看着非凡的魅力，在世界新闻重要版面独领风骚长达二十年之久。他的困惑究竟是真的，还是想凭借福尔摩斯显赫的名声大出风



头？不管怎样，我认为此事很可能会引起福尔摩斯的兴趣。要是我不告诉他，让他自己定夺，他可能永远不会饶恕我。

最后，我说：“霍迪尼先生，我想你的故事很重要，至少会引起我的朋友的关注，只有他能决定是否介入此事。”他同我一样，都是搞科学的人，不论他持何种宗教信仰，他那敏锐、思维活跃的头脑，会进行慎之又慎的推论，不会漏掉一个细节。

我拍了份电报，告诉福尔摩斯我将与霍迪尼一道于次日下午前去拜会他。（这个固执的老头，至今仍未安装电话。）然后，向霍迪尼提议去维多利亚火车站乘火车，可他不肯，执意要我坐上他花钱租来的名牌轿车——梅塞德斯，由一位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

福尔摩斯的乡间别墅虽已上了年代，但仍很舒适、适用，似乎无怨无悔地默默承受了二十年的不平等待遇。从屋内四处乱放的化学制剂来判断，这所房子所遭受的摧残要好于贝克街的寓所。我们走进客厅时，福尔摩斯正惬意地躺在一张高背扶手椅里，身穿一件黑色羊驼呢上衣，一条厚实的粗呢裤，里面是一套做工考究的内衣，脚蹬一双由地毯织料制成的拖鞋。我欣喜地看到那双软底平跟拖鞋仍挂在墙上。他一副气定神闲、悠然随意的样子，眼角上边的皱纹是由于思索而不是上了年岁形成的，前额仍有簇簇黑发坚守阵地。虽然很清瘦，但这个七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气色很好。他烟瘾很大，手持一只葫芦状的烟斗，抽起来，冒起一股股蓝色的、辛辣的浓烟。

尽管是炎炎夏日，他客厅的窗却关闭着，这呛人的烟味使霍迪尼及那位年长的苏格兰女仆都感到难以呼吸。看见我们后，福尔摩斯有点吃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华生，几个月不见，看到你真开心！霍迪尼先生，多年不见，你发福了，我发现你的视力不如以前，眼睛近视吗？”

霍迪尼咧嘴笑道：“我眼睛眯缝得很厉害吗？”

“不。但从你眉毛下端及左颊留有的痕迹可以断定，你常戴单片眼镜，不是看戏用的那种，而是配有框架的玻璃镜片眼镜。”

听到这么有说服力的阐述，霍迪尼始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说：“这种眼镜比双片眼镜拿起来更方便。但要用时，一时会找不到，记不住放在哪里了，我想这是上了岁数的缘故。”

“噢，你的视力是不如以前了，但腿脚仍很灵便，依我之见，至少还能在下午的社交会上跳舞，大概在里兹饭店吧。”

这下轮到霍迪尼——一个能使数以百万计的芸芸众生震惊不已的人呆住了，他张口结舌地问：“我不记得对你们说过我住在里兹饭店，也没有提过在舞池里跳舞之事啊？”

这位资深侦探神秘兮兮地笑了。“伟大的霍迪尼你并没有泄露你的机密。我只不过是一位退休的侦探，必须得作出解释，以免你们不尊重我的推论，把它当做毫无意义的臆测。随便问问，我觉得你有些魂不附体、心不在焉的样子，衣服穿得邋里邋遢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福尔摩斯悄悄地朝我眨了眨眼，答道：“你脚上穿的是漆皮鞋，这种鞋通常都是在正式场合下穿的，这就说明，你不但健忘，而且对自己的外表一点都不在意。鞋面上的蓝色粉灰显示出你最近光顾过舞池，可能是里兹饭店的舞池，那儿就专门使用这种颜色的粉尘，我之所以能看出你心神不宁，是因为你刚才说过常常记不住眼镜放在哪儿了。”

这位魔术师听了这番解释后欣喜万分，说：“我和贝丝就住在里兹饭店，他们把我拉进了舞池，要我为客人们表演几个小魔术。”

“啊！华生，你看，我现在没线索了，我本应意识到，名人也许会贸然步入舞池，但却不会去跳华尔兹或波尔卡舞的。”

“但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洞察力仍敏锐得让人惊异，我非得请你助我一臂之力不可。”然后，他把对我讲过的事，又对福尔摩斯陈述了一遍。从他母亲去世开始，到怎样驳斥招魂术巫师的骗子伎俩。最后，慷慨激昂地谈到了自动写字一事，只见他两手一挥，像是一个铤而走险下出最后一注的赌徒，把那张折叠的信笺猛掷在桌上。

这时，福尔摩斯兴趣越来越浓，手持放大镜，仔细地审视这个笔迹。他指着放大镜对霍迪尼说：“它比单片眼镜更可靠，更有效！”



然后，又继续悉心地察看那个笔迹。最后，他说：“幽灵或有或无，我可以怀疑，但又不能漠视它们的存在。假如真的有幽灵，假如你母亲的在天之灵真是渴望与你取得联系，她为什么非得通过第三者来表达她的心愿呢？”

我冒昧地插一句：“也许这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位专业人士，就像与外国人交谈需要一位翻译一样。”

这时福尔摩斯厉声地打断了我的话，“很难想象，那些已进入天国的亲人，与我们交流时，不用自己的母语，而用其他语言，这不禁使我对这种所谓的幽灵笔迹感到可疑。请问，你母亲的尊姓大名，我想霍迪尼是你的艺名，对吗？”

霍迪尼答道：“是的，我真名是埃尔希·韦斯，我母亲叫西西莉亚·韦斯，但她做姑娘时，名叫斯坦纳。她是位身材娇小的女士，我父亲是犹太拉比。1874年，为了躲避愚昧无知的匈牙利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移居美国，但事实上他们从未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

福尔摩斯插问道：“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吗？”

我觉得霍迪尼好像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快，但他很快回答：“当然是在美国出生的，我父母抵达美国之后不久，便在威斯康星州的阿普顿生下了我。”

看得出，福尔摩斯也注意到霍迪尼刚才轻微的踌躇，但他没就此发难，而是说：“请继续讲下去。”

“我父亲因为不会英语，无法找到工作。我母亲只会几句简单的会话，但在我眼中，她像皇后一般高贵。后来，我成名之后，我设法给她买了一套为维多利亚女皇特制的裙装。这套衣服，维多利亚女皇从未穿过。我们母子一道重返匈牙利，我为她专门在布达佩斯举办了场盛大的社交舞会，我们在那里的所有亲戚都参加了这场舞会，其中还有那些当年称我们是没落无望的人。那晚，我母亲身穿女皇的礼服，雍容端庄，仪态万千。”讲到这里他嗓音微微颤抖，有点忘情了。他意识到自己几乎沉湎于对往事的回顾，便打住不说了。

这时，显露出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伟大艺人的非凡素质之后，他迅速地恢复了常态。

看上去，福尔摩斯并没被他那出色的演技打动，淡淡地重复道：“是吗？西西莉亚·韦斯，婚前叫斯坦纳，你的母亲是位只会说几句英语的犹太妇女，她会说德语吗？也许会说些匈牙利和意大利语。”

霍迪尼点点头：“她德语和意大利语说得很流利，也会说一些匈牙利语。”

福尔摩斯指着那张信笺顶端的十字说：“综上所述，你的母亲是一位既不会写，也说不了几句英语的犹太妇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能如此准确无误地写出这段文字。它不像是出自一位纯朴移民之手，更像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族妇女的文笔。而且，你母亲生前是否有在信笺的顶端画十字标记的习惯？”

“哇，我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呢？这地道的英文，这十字的标记，我本应当能看出破绽。福尔摩斯先生，请不要误解，道尔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士，我想她一定认为她写出的文字真是幽灵所作。”

福尔摩斯对此表示同意。我补充了一句：“人的思想，尤其是那些虔诚的信徒的思想，有时会令他们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

这位擅长脱身术的魔术大师，并没有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释然，看上去仍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坦言道：“福尔摩斯先生，你现在一定了解我的心事了，我该怎么办？我曾发誓要戳穿那些打着招魂术幌子的骗子。但道尔夫妇是诚实可信的人，与那帮人不同。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这位医生以及他的妻子玛丽亚。”

霍迪尼还没来得及对福尔摩斯提及布莱克梭尼夫妇的事。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他与道尔夫妇参加的那些降神集会。福尔摩斯问他，当看出是骗局时，是否及时对阿瑟爵士作出了解释。

霍迪尼答道：“阿瑟爵士根本看不清玛丽亚的骗术，坚持认为只有她才拥有并能施展这种神奇的魔力。而且她的某些手段，我也不太明白，无法阐明。媒介将会很快猎取这个新闻，大肆渲染，霍迪



尼居然也碰到了一些难以对付的奇事。福尔摩斯先生，最近几年，我事业上的主要成就是揭穿打招魂术旗号进行诈骗的人，我甚至提出，愿拿出大数目的金额，奖给那些能经受测试检验的、又具有非凡才能的巫师。我知道，不久玛丽亚就会鼓足勇气，企图毁掉我。”

福尔摩斯缄默不语地沉思了片刻，直到把烟斗装满，才听到他在烟雾缭绕中对霍迪尼说：“我必须去参加一个降神会，身临其境地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对你有所帮助。你能设法安排一次这种聚会吗？”

霍迪尼悲伤地摇摇头说：“我怀疑布莱克梭尼夫妇不会为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表演。”

“也许，他们会乐意为塞普蒂斯·卡森代尔牧师筹办一个降神会。要知道，扮演神职人员是我的拿手好戏。在过去的几桩案子里，这可是频频奏效的，华生可以证明。我将用这个名字及身份住进查瑞克劳斯车站饭店。饭店里的房间可以租来作为会场。”

这位美国艺人对福尔摩斯周密的计划，以及他愿介入调查招魂术感到欣喜万分。福尔摩斯坚持要我们留下共进晚餐，享用一些冻肉。这时，我才发现霍迪尼的胃口极好。我们喝了一些助消化的当地地产的苹果酒，霍迪尼只喝了些新鲜的水。饭席间，他兴致很高，一会儿从面包卷里变出几枚银币，一会儿又露了几手让人捧腹大笑、而又不知所云的戏法。

饭后，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福尔摩斯说：“霍迪尼先生，对您的表演我没有那么好向你回报的。虽然从没见过您的兄弟，但我觉得你俩一定很相像，至少从远处看上去很像。”

霍迪尼吃惊地说：“你说从未见过狄奥多尔，我总是叫他达西，也许你在某处见过他的照片。”

“不，没见过。只是今早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报道，说仅在几个小时前，你被镣铐锁住，装入一个很沉的包装箱里，被扔进哈得逊河里。”

“快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安全脱身了没有？”

“最后当然是这个结果。”虽然伟大的霍迪尼技艺非凡，但他不

可能同一时间里同时出现在美国和英国。“很显然，你们兄弟俩在玩角色替换的游戏。我知道你有一个兄弟跟你干同一行当，这样推断是很自然的。真的，他的相貌一定和你很像，只有这样才有把握使这个调包计成功。话又说回来，这并不是我重要的推论。”

霍迪尼笑道：“说实话，你的推论听起来很有道理。是的，我必须来英国签一些合同，还要顺便为我的一部影片《海外来客》在伦敦的上映做些宣传、安排工作。数月以前，我已定好在美国哈得逊河的脱身绝技表演，无法取消。所以我就和达西商量，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实施调包计并不费事，我们以前尝试过，没露一丝破绽。他个子比我高一些，但如果他留着与我一样的发型，背朝观众，就不成问题，观众是不会知道真相的。尽管你阐述了你的演绎法，这并不意味着我打算告诉你，刚才我是怎样知道你挑的是张黑桃！”这时，我们三人都大笑起来，因为霍迪尼指的是几分钟前他变的纸牌戏法。

我没有与霍迪尼一道返回伦敦，而是接受了福尔摩斯的邀请，留下过夜，翌日才动身。傍晚时分，霍迪尼离去，把刚才讨论的诸多要做的事交给我安排。目送着他的梅塞德斯轿车轰鸣着上路后，我折身回到客厅，看见福尔摩斯正从书架上取下一只胀鼓鼓的文件夹，那个书架上存放着他的资料剪贴簿。见我进来，他说：“华生，从书上很容易找到霍迪尼的资料，有关他的书太多了，他应该给自己弄份档案汇编。”

我大为惊愕，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多有关霍迪尼的材料，也没想到他仍保存着所有可供研究的资料。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说：“华生，一个人的习惯不会因为住在乡村而有所改变，我会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才会交给伦敦警察厅。”

我俩坐下，开始给一堆堆剪报分门归类，福尔摩斯问道：“华生，你怎样看待霍迪尼这个人，以及他的困惑呢？我应不应该参与他的这些事呢？”